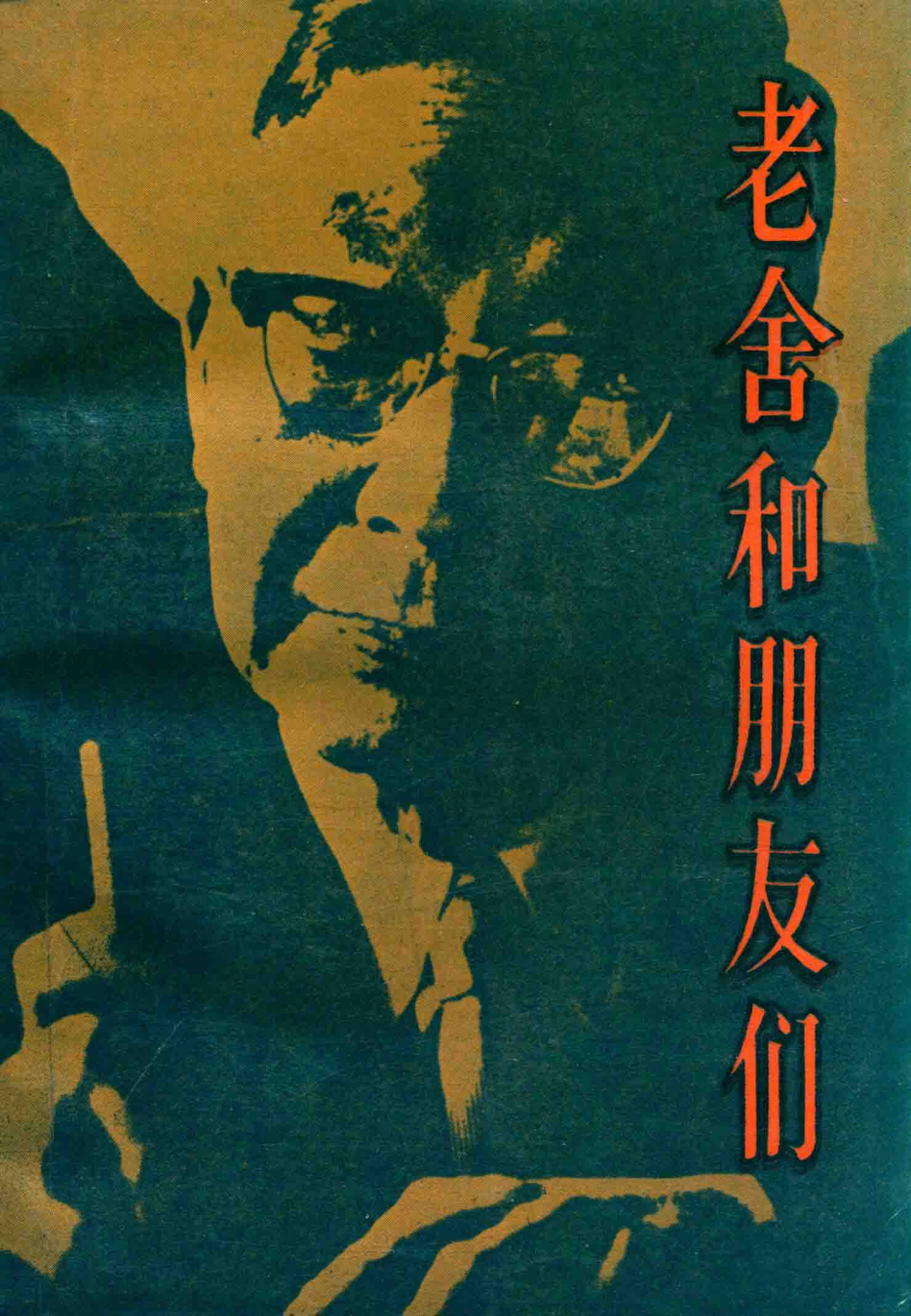


老舍和朋友们



老舍和朋友们

舒
济
编

责任编辑 周健强

封面设计: 海 洋

老舍和朋友们

LAOSHE HE PENGYOU MEN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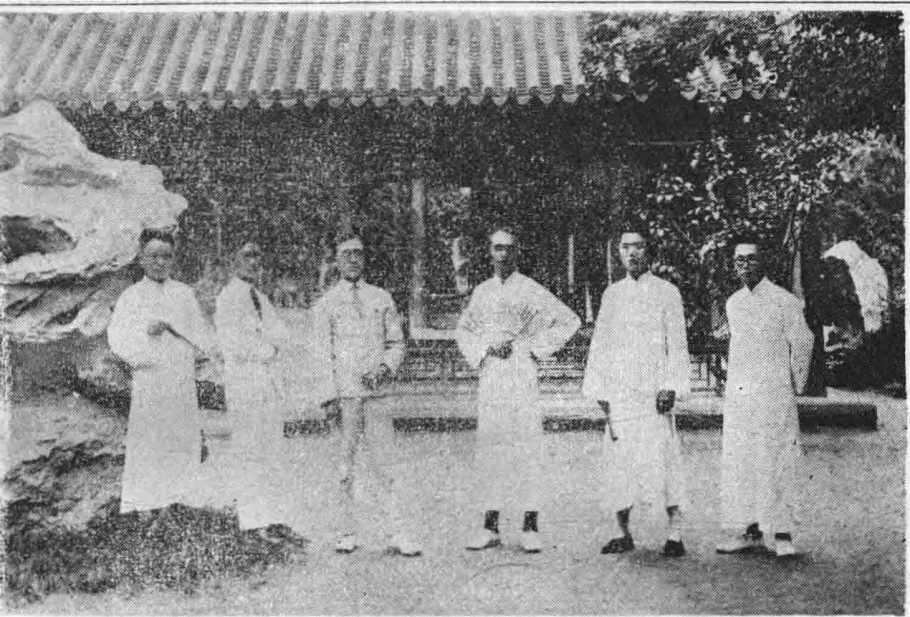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32开本 21.125印张 338,000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 9.55元

ISBN 7-108-00140-3/I·47



一九三〇年(左至右)王向辰、老舍、杨云竹、白涤洲、祁博文、何容于北京中南海。



一九四五年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大会主席团。(左至右)叶圣陶、冯雪峰、老舍、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邵力子、柳亚子、胡风。

一九四七年老舍与
罗常培在美国。



一九五〇年五月
北京市文艺工作
者代表大会主席
团。(左至右)李
伯钊、老舍、赵
树理、梅兰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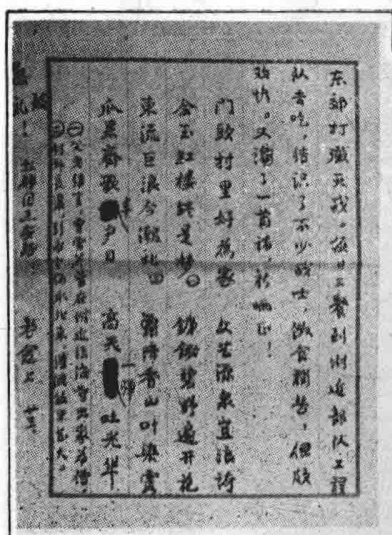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三年老舍参加赴朝慰问团与贺龙、康克清等合影。



一九六五年老舍在日本。



老舍致郭沫若信。

郭沫若回信。



一九七八年丁聪画老舍。



一九五〇年蒋兆和画老舍。

目 录

记涪洲.....	1
何容何许人也.....	5
宗月大师.....	11
去年今日 写王礼锡	17
敬悼许地山先生.....	21
悼赵玉山司机师.....	25
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	28
马宗融先生的时间观念.....	32
吴组缃先生的猪.....	34
姚蓬子先生的砚台.....	36
何容先生的戒烟.....	38
一点点认识.....	41
段绳武先生逝世四周年.....	43
给茅盾兄祝寿.....	45
傅抱石先生的画.....	48
大地的女儿.....	53

白石夫子千古	58
祭王统照先生	61
悼念罗常培先生 <i>罗常培先生</i>	63
悼于非阁画师	68
梅兰芳同志千古	71
敬悼郝寿臣老先生	75
敬悼我们的导师	79

我与老舍 <i>老友评他的作品</i>	罗常培 81
文章入冠	

——祝老舍先生创作生活廿年	郭沫若 87
---------------------	--------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	茅盾 88
在文协第六届年会的时候	

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	胡风 92
一封向老舍先生致贺的信	阳翰笙 99

我所知道的老舍先生	以群 101
-----------------	--------

老舍创作二十年	黄炎培 104
---------------	---------

老舍先生二三事	梅林 107
---------------	--------

<i>重庆</i> 我与老舍与酒	静农 113
------------------------	--------

<i>回忆</i> 遥忆老舍与闻一多(节录)	王统照 117
------------------------------	---------

<i>回忆</i> 老舍在北京	黄裳 120
-----------------------	--------

蟋蟀葫芦	[日] 水上勉 125
------------	-------------

老舍在英国(节录)	<u>老友谈他的创作</u> [美] 宁恩承	138
壶	[日] 井上靖	149
老舍和我说相声	梁实秋	163
老舍在美国(节录)	乔志高	167
老舍和孩子们	冰 心	178
致祭老舍归来偶成二律并叙	<u>李他北研受祭状</u> 萧 军	184
怀念老舍先生	曹 禺	187
<u>老舍永在</u>	<u>臧克家</u>	193
一个难忘的人	高君箴	213
严肃、勤恳、诚笃	锡 金	218
忆老舍	楼适夷	225
<u>这就是老舍</u>	<u>李长之</u>	233
老舍先生与北京人艺	英若诚	237
没完成的童话	马小弥	242
老舍在武汉、重庆、北碚	萧伯青	248
纪念老舍同志	艾 青	271
爱花的人	茹志鹃	273
二爹与文艺学徒	赵大年	279
忆老舍与文协	<u>骆美荃 郝好口 孙 抗 王 雁</u> 于志恭	288
“没有春天，咱们会去创造！”	玛拉沁夫	293
<u>往事难忘</u>	<u>王碧岑</u>	303
没有泪水的悼念	徐昌霖	313

与老舍的一次会面	[法] 贝热隆320
疗养院的文学讲座	骆 文327
怀念老舍同志 <u>记老舍生前所状</u>	巴 金332
<u>我所认识的老舍</u> <u>他如何与老朋友相处</u>	赵景深342
金子做的心	吴祖光353
奔天桥	姜德明356
老舍先生和他的《龙须沟》	濮思温364
“不足为外人道也”	黄秋耘374
回忆老舍同志	田仲济377
老舍与纸鸢	高增良391
船上巧遇	叶君健393
绝唱	杜 宣397
作家·导演·老师	李大千405
老舍的风格	碧 野408
老舍早年在文坛上的活动	陈逸飞414
我同老舍先生的四次接触	吴小如428
<u>老舍的故事</u>	王亚平431
老舍及其创作(节录)	[苏] 费德林441
老舍的为人	吴组缃454
老舍和电影	王云夔467
<u>记老舍师四十八年前给我写的序文</u>	徐中玉470
齐天乐	叶圣陶474

老舍先生在重庆	杨伯峻	475
文艺要表现人民	彭 真	478
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	周 扬	480
老舍与祥子们	李 翔	488
北曲南迁遇良师	欧少久	494
礼重义更重	曾 克	498
二传手	石 羽	506
马彦祥谈老舍		509
老舍先生	汪曾祺	518
怀念老舍先生	邓友梅	525
二十多年前的座谈会	林斤澜	530
为老舍装裱字画	刘金涛	535
老舍先生的戏曲薰陶	翁偶虹	539
忆老舍先生的教益	王 培	543
老舍最后的作品	谢和赓	547
我想念老舍先生	新风霞	554
救相声之危的老舍先生	孙玉奎	572
我记忆中的朋友老舍先生	桑子中	578
清水流香	曲 波	586
我崇敬的老舍先生	刘世森	600
老舍先生在云南	吴晓铃	608
老舍——在美国生活的时期	[日]石垣绫子	622

“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

.....[瑞典]马悦然630

青岛时，
巨林之聊，
巨林之恶，
徐侯义

聊城铁公鸡(节录)萧涤非634

红樱桃与“红娘子”冯至638

老舍勉我以诚相见赵家璧641

老舍在北京市文联王松声647

国之瑰宝曹菲亚658

编后舒济667

记 涑 洲

死是多么容易想到的事，可是白涑洲的死大概朋友们谁也没想到吧？这才使人跺脚！才三十多岁，天不怕地不怕——因为身体好——精明强干，舍己从人，涑洲，竟自死了；谁在事前敢这么想，谁是疯子；而今“天”是疯了；从青岛到北平，我的泪不能干，不能干！

十六七岁的时候，我俩是同学。虽然隔着班级，不知道怎的我和涑洲最说得来。那时候，他偏着头，穿着瘦蓝布褂，身量就不矮，常考第一。有的同学和他好，有的不大对劲儿；没人恨他。他简单，有点乡下气，好说，也有些不高明而宽厚的幽默。说起西山来，他的眼——老那么扣扣着点——发了光。他得意，自称为山精。我俩很好，可是我找不到他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我承认他聪明，没脾气，可是我同时怕他只为了考第一，样样功课叫好，而落得什么也不真好；天才往往倒不见得考第一。对他的脾气也是这样，我

怕他为太讨好而学圆滑了；我爱硬干的人。

他在师范学校毕业后就派作了校长，接我的手。这时候，我俩的交情更深了些，我看出他的本事，和交友的厚道。我这才明白：他的精明使他更忠厚——本来应当更圆滑——这就是说，他“肯”吃亏。他吃了亏，向好友们说说，一种幽默的出气方法。假若没地方去说，他可受不住。这个人必须有些好友，他自己是个好朋友。我想不起更足以表现他整个人格的称号；对，只有“好朋友”，大家有什么事都找他。有时候因为事的琐细，他说声“他妈的”，可是马上穿起大衫，不怕是在怎样劳累以后，还是去给办那件小事。什么都是他，钱归他拿着，房契由他保存，书在他那里堆着。他高兴，他对事事点头。啊，涑洲，你的死，我们大家都负着责任。你是累死了。

在小学校界里几年，他成了很重要的人物。几个好友都看出来：涑洲不应当这样下去，他应该求学，他有才力。他盘算了一番，只接受这个建议，而不接受任何人的金钱。他考入了北大。一边求学，一边还得养活一家子人。他又接了我的事，在教育会里作干事。大家都说：“涑洲和舍予是一对儿。”其实，我凭哪样赶得上他呢？就以我俩的事说，我的钱，他管着，明知他那么忙。我的家人，他给照应着；有人借去一

本书，他都写个小条钉在书架上。回到北平，我住在他家。我帮助他什么呢？还不就是能彼此谈得来，他能和我谈那些带“他妈的”的话？夏天我在他那儿住，他满头大汗的回来，抱着个出号的西瓜。脱了大衫，他去找刀：“来，舍予，看我宰这个肥的！”吃了瓜，他脱了袜子，腿登在椅上，和我说起来。在他的谈话里，永远不自傲；对于学问，他常叹气；对于作人，他才肯点头——“我是个好人！”把吃亏受累的事都向我诉了委屈，手——那指甲微有点长的手——拍在腿上：“嘿，还忘了给老杨去定铺位呢，他后天上南京。”他又跑了，甭管天气多热。

就在这么忙，这么多事的几年中，他居然成了个学者。什么事我都敢希望他，除了成为学者。他堵了我的嘴，可是激动了我的心。我不知怎样对他好了：应帮助他成为学者——自然第一是先别求他办事了。不求他办事，怎能行呢？他是我的主心骨！求他办事？当然耽误了他的用功。朋友，涑洲，恐怕不是我一个人对你这样吧？我们想过了，而事情终于托你给办。只有你办得好，只有你肯替我们受累。你是散处各方的朋友的总办事处。你死了，涑洲，我们……说什么呢？！眼泪有什么用呢？！十天没有接到你的信，我还心里说：莘田到了北平，热闹起来，忘了我！我还——

该死！——给你汇钱，详详细细的写信，托你给办事。
钱汇到北平，电报到了青岛——涑洲病故！

每次到北平来，洗澡，吃饭，买东西，听戏，都是你陪着；这次，你独自睡在法源寺。你的一切，我知道。你的高身量，深色的衣服，手，脸，想主意时把下唇一咬……都记得，都记得，只是没了你，像个梦！

你这一辈子，受过多少累，吃过多少苦，家中遭了多大的变故，你总不灰心，始终努力，就这样死了吗？前年我由济南赶来，是为祭你的夫人，安慰你。你还是笑着，泪终日在眼眶里。去年你过济南，我们谈了半夜。你老那么高兴，要强，不怕，你老是我们中最年少最有为的一位——朋友。朋友！你决不肯——我知道——弃舍了我们。你在我心中老活着。想起了你，会使我们努力作人，努力治学。命是短的，作好作坏是一样的——早晚得死。有你死在前面，我们懂得了：作好要快呀，命是短的。涑洲，我说不出什么来了。我只能叫几声“好朋友”，哭着跑回青岛。人家说咱俩是一对儿，唉!!!

1934.10.17.北平

（载《国语周刊》第161期，1934年10月）